



春节伙食团开张了

□罗光毅

在北京带孙娃子的大姐和姐夫带着孙娃子回来了，同时带回来的不仅是大包小包的行李，还有回到家乡的满面喜悦。

那天去机场接他们，姐夫给我说，孙娃子放假了，我们也跟着放假了，大姐拉开行李包说，看吧，我们带回来了好多牛羊肉，我一瞅，一大块叠着一大块的牛羊肉把行李包塞得满满的。

大姐说，我们又可以开伙食团了。

这些年，大姐和姐夫都在北京带孙娃子，只有孙娃子放假了，他们才回到老家来。大姐是家里的老大，有号召力，她一回到家，就会把几个妹妹的家庭聚集拢来，在她家集中过春节。春节前后的十多天里，几个妹妹的家人基本上都是吃完早餐就慢慢悠悠地去到大姐家里，大姐家就像伙食团一样，管着几家人的伙食，直至他们回北京前一天才给伙食团按下暂停键。

大姐到家后在家庭微信群一声招呼，伙食团准备开张了哟。众姐妹齐声回应，各自备足鸡鸭鱼肉、瓜果蔬菜、小吃零食，就浩浩荡荡地向伙食团进军了。

伙食团开张的第一餐，各家各户都拿出看家本事在厨房里尽显厨艺，满桌的菜肴，色香味俱全，看得人眼花缭乱，胃口大开。趁还没有开席，挑几样有特色的来说说。

小妹夫制作的大盘鸡，带着地道的新疆特色，从来都是最早被清空的特色菜之一。这菜得益于小妹夫曾在乌鲁木齐工作过几年，喜欢烹饪的他，对新疆大盘鸡情有独钟，进餐馆吃饭必点这道菜，多次看着厨师制作，了解了制作的全部过程，就开始偷师学艺，几经练手成就了这道菜的品质，在家宴上隆重推出后，受到家人的追捧，成为家宴的特别保留节目。

红烧肉本是一道普通的家常菜，一刀五花肉在大姐夫手里，经过微火烹制至色香味俱佳，再经高压锅压软，出锅的红烧肉就肉色金黄，入口肥而不腻，这道菜也是家宴保留的传统菜品。家里的孩儿们吃后直呼，太棒了，这就是外婆的味道。

孙老师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特邀嘉宾，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90后”，今年93岁，他是大姐和姐夫以前的同事，也是他们最为要好的朋友，每次家庭聚会都会叫上他，大家也把他当作家人看待。孙老

师身板硬朗，性情温和，做得一手好菜，他为我们这个家宴奉献的是他的拿手菜：香卤猪手。一分为二的香卤猪手，在他的卤制下，色泽亮丽，软糯爽口，是佐餐下酒的佳肴。能尝到93岁老人亲手卤制的香卤猪手，真是口福不浅。

我虽上不了厨房，但我为丰盛的家宴准备了一瓶自制的桂花酒，酒是农家自酿的白酒，桂花也是在农家桂花树上亲手采摘的，浸泡了整整一年，瓶盖一打开，满屋飘逸着带有桂花的酒香。

当大人孩子都围上桌时，大姐端着酒杯说，我们过年伙食团今天正式开张了，为我们幸福生活、快乐人生干杯！

干杯，干杯！

一桌的欢声笑语弥漫在客厅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每年冬月二十五上午10时，我都要接受邀请，到都枳山参加黄叔的梅园开剪仪式。

都枳山位于万州城北部，又名北山，离市中心约5公里。

黄叔比我大一轮，我俩都属龙。

我喜欢步行山水，2004年冬月二十五这天，我刚好走到黄叔家附近，老远就看到一片金黄色的蜡梅，闻到浓浓的花香。

最奇特的是——黄叔一个人，跪在梅园边叩拜，还插香燃烛。

这情景，一下就吸引住了我。我见过拜观音的、拜山神的、拜奇石的、拜古树的，但第一次见到拜蜡梅的。

我情不自禁地停下脚步，待他拜毕，上前问好，交谈起来。

黄叔向我讲起了他家种蜡梅的往事。

他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分得刘老财的部分房子和园子，园子里有不少花，蜡梅、玉兰、月季、海棠、芍药，等等。后来因为人口增加，不得不扩大生产用地，好些花被砍了种庄稼。唯有10株蜡梅，因为花枝可以卖钱，被保留在他家的自留地。

上世纪70年代“割资本主义尾巴”，10株蜡梅活生生被民兵砍掉9株，要不是黄叔的奶奶扑在树上，用生命呵护，保存下了一株，他家的蜡梅就绝种了。黄叔的父亲，被生产队开大会批斗了几次，说他一脑子“发家致富”的资产阶级思想。

1981年秋，土地下户后，花市渐渐兴隆。因此他家的蜡梅，从一株变成几株，几十株，上百株，成了远近闻名的黄家梅园。蜡梅，成了他家的主要经济收入，日子过得比别家好，率先修起了红砖房。

种蜡梅，并不轻松。土地要松软，必须加入大量的腐叶

土。因此，每年黄叔和家人，都要去林中运腐叶土。还要保水。蜡梅不怕严寒，也不怕暴晒，但忌缺水。因此，梅园中一定要有蓄水池。早春和晚秋在蜡梅根部埋一些腐熟的有机肥，以提供温和长久的肥力。“枝瘦花不繁”，民谚不欺人。蜡梅在4-6月是生长期，需要充足的营养，必须定期施用腐熟的有机肥或复合肥。7到9月孕蕾期，要增加磷钾肥的施用量，促进花芽分化和花朵开放。

一年中要对蜡梅修剪三五次。第一次是在春节过后发芽之前，对蜡梅进行一次重剪，除去病弱枝、交叉枝、短截生长枝，以保持植株的通风透光性，增强长势；发芽后4到8月之间，要对长势强劲的枝条及时进行短截，以及除去位置不合适的枝条，让蜡梅保持健康美观的株形，并且增加当年开花枝。9月以后蜡梅基本停止生长，形成花苞。

种蜡梅累不可怕，但种蜡梅挣不到钱，就成了家庭大问题。原因简单——当时，车子不能直接开上都枳山，每次步行背到市里卖，量小、价低、时长。

儿子不愿种蜡梅了，满打满算，一年的收入，最多顶打一季度的工，不划算。儿子去长安跨越厂打工，后来在市里买房，回家的时候极少，他和蜡梅，渐行渐远。

梅园只好由黄叔打理，他还要兼顾包产地的生产。

尽管黄叔也知道种蜡梅不划算，儿子算账没错。儿子说，到城里捡垃圾的收入，都比种蜡梅高出几倍不止。可黄叔对梅园，一往情深，所以坚持不懈。

黄叔的梅园

□马卫

都枳山有种蜡梅的传统。

相传明代的时候，有个朱家的亲王后裔，在都枳山建了座猎场。有次他打猎，发现了一只梅花鹿，待他追上时，鹿钻进土里不见了。他以为眼睛花了，闭上眼睛再睁开，从土里冒出一株蜡梅来。开始是细芽，眨眼之间，就长成了1尺多高的梅树。这株蜡梅特别奇怪：它的香，不是素心梅、馨口梅、檀香梅的，而是比檀香梅的香还浓，浓得化不开。

后来人们把它称为“都枳梅”。

这天是冬月二十五，也从此，都枳山的人把蜡梅开剪仪式，定在这天，都枳山种蜡梅的人家，都要燃烛、烧纸祭拜。

蜡梅的花期，从冬月到正月，这期间卖蜡梅成了黄叔雷打不动的工作。每年一万多块钱的收入，够他一年的开销。

黄叔种了40年蜡梅，70岁了还坚持。黄叔的人生，充满了蜡梅的香味。

只是儿子没时间参加每年的开剪仪式，黄叔还是十分遗憾。所以对我的到来，他非常高兴。

黄叔剪出的，是美丽乡村。

黄叔的梅园，也是他的精神家园。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归期(外一首)

□李洪

今日小年。母亲一遍又一遍把滚烫的方言传过来火塘边成淡有味的独白窗棂上泛白的喜字，以及低空中游移不定的鸡鸣犬吠琐碎而温润淹没我早已结痂的耳朵

腊月，像一句蜡染的谶言一如既往，横陈在黑白交替的时光间隙从不曾褪色，也不曾远离吼几句无人聆听的乡音我细心收拾起母亲的心情楔进掐算已久的归期深处

火塘

祖父扔在乡下的名词冒着旧历年的余温更多时候，我愿像父亲一样掏出煨熟的紫芋、红薯条和白玉糕连同童心锁映射的光反复修补被镂空的记忆(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南天湖的雪

□邹仁波

一万朵雪花吸纳了蓝天所有的蓝分享给了红豆、锦鸡和木莲北纬29.5度的眼泪玉帝和王母都心照不宣杜撰相思的反义词贬义词牛郎织女依然乘着银河里通往南天湖的那条古船

王母投下的一枚蓝汪汪的硬币想贩卖整个雪山系着幻想的长绳围绕古树飞速旋转把雪山砸出了雪玉的洞和洞中的悬念

我想掘一条运河深抑或浅把南天湖的蓝分一半给长江把南天湖的雪留一半给海洋我想泊来巫山的红叶和云雨也想泊来装满神女故事的航船

南天湖的雪从不说谎话只有你穿上王子和公主的礼服她才会给你解开悬念让你抚摸雪白的肌肤和温暖的脸铺开滑雪场的壮阔怀揣明月与鸟鸣速度与激情冲开一座座绚烂的春山(作者单位：重庆市第一中学校)

